



悦读
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8

2026.10.21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天空之美

苏振华



眺望六千米之外的灯光

□张国永

姥娘家在沾化区富源街道车王庄村,和我们村子隔着大约六千米的庄稼地。每到夜里,灶火一灭,娘便立在屋后遥遥眺望那边村落的点点灯光。我总跟在她身后,陪着她一起看。娘望着远处,随口问我:“你看姥娘家村里的灯,是西头亮得多,还是东头?”

我答:“一样多。”

娘又轻声自语:“你姥爷姥娘,这会儿该吃饭了吧。”

我便对她说:“我们都在吃饭,他们肯定也在吃。”

凭着我初中时学过的一点地理知识,我慢慢摸清了这两片土地的高度差。车王庄村的宅基地,大多顺着利站路排布,家家户户的地基与利站路地坪齐平,甚至还要高出半米有余。我们村有一条东西主路,与南北走向的利站路相连,村中间的整片宅基地,都和这条东西大路的高度持平。唯独我家位

于村尾,村尾有一道天然阶梯状的地势分界线,我家的宅基地比村子正中的地坪大约低了两米。这两米的高差,横在六千米的旷野之间,让娘眺望的目光,自然就带着一点微微的仰望。

风从村庄北面的太平河徐徐地漫过来,带着庄稼清甜的气息。春季的田地空旷,视野通透,远处的灯光就看得真切。若是到了盛夏,田野最是繁茂热闹,成片的玉米、高粱拔地而起,浓密又挺拔,层层叠叠铺满整片庄稼地。葱郁的庄稼密密匝匝挡住了视野,近处的景物被严严实实地遮住,六千米外的村落灯光,变得朦朦胧胧、忽明忽暗。若是秋夜起雾,那片光亮便淡得快要融进沉沉夜色里,娘就会微微眯起眼睛,安安静静地站久一点,仿佛多看片刻,就能望穿夜色,望见灯火底下的人间烟火。

站了好大一会儿,娘才转身往屋里走,走几步,便忍不住停下,回头再望一眼远处的灯火。我们回去吃早已做好的饭菜,寻常粗茶淡饭,因了这遥遥的一望,便多了一份踏实。

日子顺着田埂缓缓流淌,地里的庄稼种了一茬又一茬,姥娘所在村子里的灯光明了又暗。

后来,姥爷姥娘先后离开了我们。

可娘的习惯,从来没有断过。依旧是每晚灶火熄尽,踱步到屋后,遥遥望向六千米之外的姥娘家的村庄。只是她再也不会问我哪边的灯光更亮,只会静静地望着远方,有时会轻轻地说一句:“你姥爷姥娘活着的时候,屋里这会儿肯定亮着灯。”

无数个夜晚,娘就这样望着,自顾自缓缓说道:“你姥爷活着的时候,能从那个村走到

咱们家,然后吃完饭再自己走回去……”

娘在2011年患上了糖尿病,常年受病痛拖累,留下了眼底并发症。如今她一只眼睛总像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,看什么都模模糊糊,再也看不清远处灯火的清晰轮廓。那六千米外的点点灯火,落在她眼里,只剩一片温柔朦胧的光晕。

可她还是要看。

这是她大半辈子攒下的习惯,早已融进日常的烟火里。若是不站在屋后望一望那片灯光,心里便空落落的,像少了点什么。如今的眺望,再没有细碎的问话,她就静静地立在晚风里,安安静静看上一会儿,不言不语。

姥娘家村子里亮起的灯光,已经成了娘这辈子心里最踏实的一束光。

傍晚,呈现出不同色彩的天空,比任何时候都要迷幻。

我静静地凝望这曾给予我无限幻想的天空,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朵五彩云霞,或是一只被渲染的飞鸟,或是一阵彩色的风儿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。

天空是充满诗意的。不仅是此刻,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描绘天空的经典诗句。你看,“云来山更佳,云去山如画。”“卧看满天云不动,不知云与我俱东。”此种意蕴的天空下,人与云,与山,与风,融为一体,皆为景,皆为画,皆为诗。

诗意的天空常常带给我们无限的美感与享受。每当疲惫的时候,总喜欢一个人在大自然中仰望天空,静静的,静静的,仿佛自己也成了天空;轻轻的,轻轻的,似乎身体和心灵都在无限延展。这时,我想起了古人对天空的雅称——“碧落”“苍穹”“太清”等,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的表达,也反映了古人对天空的独特情感和深刻思考。

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。”“碧落”一词给人高远深邃、神秘莫测的感觉,承载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幻想和追寻。“苍穹何辽阔,万类竞自由。”人在仰望“苍穹”之时,顿感自身的渺小与天地的宏大,不禁让我联想到无边无际的蓝色穹顶,雄伟壮丽,心生敬畏。“上升四十里,名为太清。”“太清”带有一种空灵、高远的意味,仿佛天空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,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纷扰。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浪水。”“九霄”

意为天空极高之处,仿佛是神仙居住的地方,充满了无限的神秘和神圣色彩。

天空,不仅是隽永的古典诗歌,更是唯美的现代诗。它给予我们的厚重、深邃、辽阔和美丽,有时是用文字难以描摹和形容的,不仅是因为它的变幻莫测,更因为每个人的切身感受不同。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诚然,“一千个仰望者就会有一千片独属于自己的天空”。这,就是天空的神奇之处!我想,每一个喜欢天空的人,或许都源于此,而又不止于此。

“在深邃微白的天空,还散布着几颗星星,地上漆黑,天上全白,野草在微微颤动,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。”这是大文豪雨果笔下的天空之美;“天边的颜色是朦胧的、淡紫色的,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变化,而且四周都是一样的,没有一个地方暗沉沉,没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;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浅蓝色的带子: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细雨。”这是大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天空之美;“天空突然显得更大了,就像无涯的大海,就像一张覆盖着一切的天幕,那么平静,没有一点皱纹,全是一样深的蓝色,许多星子挂上面,好像是无数的眼睛。”这是文学大师巴金笔下的天空之美。

儿时,我特别喜欢冬夜朗星闪耀的夜空,漫天的繁星眨着调皮的眼睛。

我穿了厚厚的棉衣,戴着棉帽,静静地站在院子里,仰望着迷人的星空,寻找并指认自己熟悉的那些闪亮的“明星”。看到金星的时候,就会情不自禁地拍手唱:“大猫跑,二猫赶,三猫出来白瞪眼(天亮了)。”这“三猫”,长大以后才知道其实是同一颗星,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段、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名字罢了:傍晚是“大猫”金星(长庚星),清晨是“三猫”启明星;所谓“二猫”,也只是同一颗星在不同时段、不同方位的另一种叫法。

少年时候,格外喜欢清晨的天空。东方破晓,旭日东升,一切刚刚开始。“太阳从黄堡镇那边的东原上升起来以前,东方首先发出了鱼肚白。接着,霞光辉映着朵朵云片,辉映着终南山还没有消雪的奇形怪状的巅峰。”这是文学巨著《创业史》中描写清晨天空景象的经典句段。

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样优美的句子,脑海中就立刻浮现出家乡清晨天空的美景,一次又一次地浮现,一遍一遍地回味,一回一回地观赏,把我从现实的美景中拉回到文字营造的情景中,从虚幻的意境中穿越到真实的场景之中,就这样反反复复、来来回回地转换和穿梭。亲爱的朋友们,你们是否也曾沉浸在关于天空美景的文字之中,是否也曾陶醉于大自然的瑰丽造化之中呢?

人到中年,逐渐喜欢起炎炎夏日的天空。晴空之下,阳光璀璨,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玉米攒足了劲儿生长。此刻的天空,足足叫人望而生畏,因为光太强,天太热。但那勤劳的人,从不惧怕被晒黑,也不惧怕汗流浹背。宁静而旷远的天空,没有了飞鸟,没有了流云,只有一阵一阵热热的风,从遥远的天边赶来,拂过树梢,拂过

庄稼,拂过清清的溪水……

远处一堵黑黑的云墙渐渐高大起来,一阵阵强风推波助澜,不一会儿,便遮住了大半个天空,整个原野笼罩在一片湿漉漉的雾气里。远远地似乎听到雨疾驰而来的脚步声,还没来得及细想,“哗——”雨就瓢泼般倾泻下来。阵雨过后,天空又恢复了刚才的面目,晴日、蓝天,知了又一阵高过一阵地合唱起来。

一日,女儿学了《火烧云》。放学归来,兴致勃勃地读给我听。课文《火烧云》节选自萧红《呼兰河传》,是描摹晚霞的经典片段。作者以细腻灵动的笔触,描写家乡火烧云瑰丽多变的盛景,尽显大自然奇幻烂漫的风姿,寄寓着对故土风物、对世间美好的深情眷恋。人至中年的我,再次品读这篇佳作美文,心境自是与年少的女儿迥然不同。但文中绚烂多姿、瞬息万变的火烧云,为傍晚天幕染上独有的诗意韵致,读来依旧令人心生欢喜。

诗仙李白诗云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”万里长空,气象从容。每一次仰望,其实都是在叩问本心;每一次抬首,又何尝不是一次与自我的美好邂逅呢?

